

求闕齋文鈔

國子監學正劉君墓志銘

道光二十有八年九月十八日吾友漢陽劉君卒於家年三十有一踰月訃至京師國藩爲位哭於舍旁道院遂徧告諸友皆相弔哭有失聲者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里某山劉氏先隴之次國藩乃爲銘伐石於都下寓舟浮江以達於漢旣不及事則追而埋諸墳之趾君之學其初熟於德清胡渭太原閻若璩二家之書篤嗜若渴治之三反旣與當世多聞長者游益得盡窺

國朝六七鉅儒之緒所謂方輿六書九數之學及古號能文詩者之法皆已窺得要領采名人之長義與已所考證雜載於書冊之眉旁求祕本鈎校朱墨並下

達旦不休久之稍損心氣又再喪婦遂疾作不良飲君自傷年少羸弱又所業繁雜無當於身發憤歎曰凡吾之所爲學者何爲也哉舍孝弟取與之不講而旁騖瑣瑣不以儻乎於是痛革故常取濂洛以下切已之說以意時其離合而反覆之先是君官國子監學正薄有祿入而婦翁鄧氏資之數千金歲益饒給至是盡反金鄧氏而移疾罷官將家居食力以爲養蓋浩然自得以歸歸未數月而奄及於死可哀也始君之歸嘗語國藩沒世之名不足較君子之學務本焉而已吾與子敝精於讐校費日力於文辭以中材而謀兼人之業徼幸於身後不知誰何者之譽自此以往可一切罷棄各敦內行沒齒無聞而誓不復

悔國藩敬諾其後君歸果勉孝恭族鄉大悅規畫  
家政條議粗具而君遽卒命之永不永不足憾獨其  
事親從兄之志之美且堅而不克竟其事茲其可悲  
者也而國藩之無似不克踐死別之約以一塞故人  
地下之望此又余所深恥而切痛者也君諱傳瑩字  
椒雲曾祖良琨祖方仍世有隱德父正柏以君官封  
徵仕郎母葉氏封孺人始娶湯繼娶陳皆前卒終娶  
鄧氏君之反婦家金鄧贊成之無子以兄子世圭嗣  
君之學業其考核載於書冊之眉者與其詩古文皆  
不以刊布惟摻得朱子所輯孟子要略一書國藩爲  
校刻行於世修君志也銘曰

並吾之世江漢之濱有志於學者一人其體魄藏於

此土其魂氣之陟降將遊乎在天諸大儒之門敢告  
三光幸照護乎茲墳

邵位西墓志銘

位西仁和邵氏諱懿辰與國藩交二十餘年矣咸豐十年二月賊入杭州五日而復七月位西訪余祁門軍次語余以城破時盡室陷賊中賊退乃挈家東徙紹興老母考終粗得盡禮欲乞師以援兩浙遂別去明年十一月杭州再陷位西之妻余恭人子順年順國轉徙滬上余聞而迎致之安慶順年語余以城破時盡室饑困其父麾家人避出圖延宗祀遂絕不復相聞國藩心知位西烈士也必不苟免其家固知之以無定問不敢發喪同治三年二月杭州克復順年奔哭周詢具得三日不食罵賊遇害狀實以十一年十二月朔日殉難於是始除次執喪赴告遠近浙江

巡撫上其事

天子下詔褒卹然後知賢者遭難親在則出避親沒則死之義之至衷者也位西之學初以安溪李文貞公桐城方侍郎爲則擯斥近世漢學家言爲文章務先義理不事縟色繁聲以追時好厥後以舉人仕京師爲內閣中書刑部員外郎入直軍機處與上元梅曾亮伯言臨桂朱琦伯韓數輩游處博覽朝章國故其文益奧美盤折亦頗采異已之說以自廣詢訪高才秀士折節造請酣恣而不厭久晤而彌處然位西性故憇直往往面折人短以謂書籍中所無公何得漫爾不應再糾焉猶不獲三諫焉無問新故疏戚貴賤時否一切蹙額相繩人不能堪終以此取戾於世大學

士琦善在獄嘗發十九事難之大學士賽尙阿視師  
廣西手疏七不可諍之諸公貴人病其峭直由是齣  
焉不得安其位咸豐四年坐濟甯防河無效吏議鐫  
職位西既罷歸則大潭思經籍纂著尙書通義孝經  
通義詩古文若干卷饑餓圍城之中猶著禮經通論  
誦聲鏘然徹於巷外亂後僅得禮經通論一卷文三  
十餘首刻之淮安蓋不能什之一二餘則散佚矣位  
西之王父又曾父宗贊本生父鳳儀世著清德有兄  
某早喪無子以順年後之有女二人順年歸自杭州  
未得父口大痛遘疾同治四年六月十三日歿於金  
陵余恭人少而割股療親晚而事始有聲旣痛其夫  
又悲其子七月十三日亦卒嗚呼傷已於是國藩命

順國與其婿鄭興儀具位西衣冠葬之杭州某鄉某山以余恭人及頤年祔銘曰

城有時而爲湖海有時而成田物固有非常之變烏可以常理測彼冥天善不必福久矣曾不自夫子而始然愍東南之塗炭仁聖與螻蟻而同捐著述盡其蕩盡僅弔灰裏之殘編文之精者不復存存者又未必果傳獨其耿耿不磨之志與日星而長懸魂無遠而不之魄則依妻子以全庶上爲神祇所許而下爲百世學者之所憐

鄧湘皋先生墓表

先生新化鄧氏諱顯鶴字子立晚歲學成遠近稱爲  
湘皋先生先生自甫掇科名卽已厭薄仕進幙然有  
志於古之作者與同里歐陽紹洛礀東以詩相厲客  
游燕齊淮陽嶺南所至悲愉抑塞一寓於詩覲幽刺  
忤遏之使平終歲顚顚誓不慢近人之藩而又恥不  
逮古人每有篇什輒就礀東與相違覆引繩落斧剖  
晰毫釐書問三反或終不得當交嘲互訟神囚形瘁  
已而室極得通則又互慰相歡以謂解此者天下之  
至豪也先生以嘉慶九年甲子科舉於鄉道光六年  
大挑二等官甯鄉縣訓導凡十有三年引疾歸其遺  
外時榮而有事著述與礀東略同然礀東持律矜嚴

體勢稍褊先生則波瀾益壯跌宕昭彰礪東牆宇自  
峻與人少可先生則闡揚先達獎寵後進知之惟恐  
不盡傳播之惟恐不博且久用是門庭日廣而纂述  
亦獨多詩歌所不能表者益爲古文辭以彰顯之其  
於湖南文獻搜討尤勤如饑渴之於飲食如有大謹  
隨其後駆迫而煥之者以爲洞庭以南限嶺以北旁  
薄清絕屈原賈誼傷心之地也通人志士仍世相望  
而文字放佚湮鬱不宣君子懼焉於是搜訪濱資郡  
縣名流佳什輯資江耆舊集六十四卷東起灘源西  
接黔中北匯於江全省之方輿略備鉅製零章甄采  
略盡爲沅湘耆舊集二百卷徧求周聖楷楚寶一書  
匡謬拾遺爲楚寶增集考異四十五卷繪鄉郵經緯

圖以詔地事詳述永明播越之臣以旌忠烈爲寶慶  
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岡州志三十四卷衡陽王夫之  
明季遺老國史儒林傳列於冊首而邦人罕能舉其  
姓名乃旁求遺書得五十餘種爲校刻者百八十卷  
瀏陽歐陽文公元全集久佚流俗本編次失倫爲覆  
審補輯若干卷大儒周子權守邵州錄入微言副以  
傳譜之屬爲周子遺書若干卷所至釐定祀典褒崇  
節烈爲召伯祠崇祀諸人錄一卷朱子五忠祠傳略  
考正一卷五忠祠續傳一卷明季湖南殉節諸人傳  
略二卷嗚呼可爲勤矣蓋千秋者人與人相續而成  
焉者也惟眾人甘與草木者伍腐而腐耳自稍有智  
識卽不能無冀於不朽之名智又大者所冀又遠焉

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或碌碌而有聲或環材而蒙詬  
或佳惡同時同位同而顯晦迥別或覃思孤詣而終  
古無人省錄彼各有幸有不幸於來者何與先生乃  
舉湖南之仁人學子薄技微長一一掇拾而光大之  
將非長逝者之所託命耶何其厚也先生生於乾隆  
四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卒於咸豐元年閏八月二  
十五日春秋七十有五曾祖元臣祖勝達父長智妻  
曹氏仁厚淑慎里黨欽之妾何氏子二琳廩貢生候  
選訓導前卒琮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科舉人父  
歿後一月以毀終女子子三人孫四光黼光絅光紱  
光組曾孫大程自先生以名儒篤行昌其家羣從子  
姓皆孝友力學兄子瑤尤賢而能文章先生之書其

不係於湖南文獻者又有南郵草堂詩鈔二十四卷  
文鈔二十卷易述八卷毛詩表二卷校勘玉篇廣韻  
札記二卷自訂年譜二卷瑤皆敬謹弆藏其未刻者  
皆寫定可傳於世先生內行完粹教澤在人瑤所爲  
行狀甚詳茲故不著獨著其治詩之精與其有功於  
鄉先哲者揭於墓道以式鄉邦而訖異世湘鄉曾國  
藩表



苗先簏墓志銘

君諱夔字先簏肅甯苗氏自幼讀書卽異常童不好爲科舉文藝而竊耆六書形聲之學讀許氏說文若有所悟精研而力索滯解而趣昭已又得顧處士炎武音學五書慕之彌篤曰吾守此終身矣年二十餘卽纂毛詩韻訂繼又纂廣籀一書授徒窮鄉制義試帖之屬不中有司程度學子稍稍引去君益冥心孤往子焉寡傳問之河間城外得漢時君子館專又得開元瓦於獻王墓旁私獨欣喜以爲神者鋗我以慰寂寥久之道光十年縣令王君聞而敬異聘君主講翼經書院明年爲學使沈侍郎維鑄所知舉辛卯科優貢生高郵大儒王氏念孫父子聞君之說禮先於

君遂與暢論音學源流由是譽望日隆督學使者爭  
欲致之幕下與共衡校初隨編修汪君振基衡文山  
西繼隨祁文端公窩藻衡文江蘇所至甄拔宿儒周  
覽山水又以其暇編摩譏述從事於其所謂聲韻之  
學道光二十一年祁公還京乃釀金刻君所著說文  
聲讀表七卷毛詩韻訂十卷建首字讀一卷君以爲  
許叔重遺書多有爲後人妄刪或附益者乃訂正說  
文聲類八百餘事顧氏音學所立古音表十部宏綱  
已具然猶病其太密而戈麻旣雜兩音不應別立一  
部於是併耕清及蒸登於東冬部併歌戈於支脂部  
定以七部槩括羣經之韻書出識者嘆其精密又數  
年侍讀馮君譽驥視學山東國藩薦君偕往役未畢